

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。武帝愆然不平。又問使者。猛獸何方面伏百禽。食噉何物。膂力何比。其所生何鄉。耶使者曰。猛獸所出。或生崑崙。或生玄圃。或生聚窟。或生天路。其壽不窮。食氣飲露。解人言語。仁慧忠恕。當其仁也。愛護蠢動。不犯虎豹。當其威也。一聲叫發。千人伏息。牛馬百物。驚斷絙繫。武士奄忽。失其勢力。當其神也。立興風雲。吐嗽雨露。百邪迸走。蛟龍騰驚。處於太上之廡。役御獅子。名曰猛獸。蓋神光無常。能為大禽之宗主。乃獲天之元王。辟辟之長帥者也。靈香雖少。斯更生之神丸也。疫病災死者。將能起之。及聞氣者。即活也。芳又特甚。故難歇也。於是帝使使者。令猛獸發聲。試聽之。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。獸訕唇良久。忽叫如天大雷霹靂。又兩目如礪。矚之交光。光朗衝天。良久乃止。帝登時顛蹶。掩耳震動。不能自止。侍者及武士。虎賁皆失仗伏地。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。皆絕絙離繫。驚駭放蕩。久許咸定。帝忌之。因此獸付上林苑。令虎食之。於是虎聞獸來。乃相聚屈積。如死虎伏。獸入苑。徑上虎頭。溺虎口。去十步已來。顧視虎。虎輒閉目。帝恨使者言不遜。欲收之。

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。遣四出尋討。不知所止。到後元元年。長安城內病者數百。亡者大半。帝試取月支神香。燒之於城內。其死未三月者。皆活。芳氣經三月不歇。於是信知其神物也。乃更祕錄餘香。後一旦又失之。檢函封印如故。無復香也。帝愈懊恨。恨不禮待於使者。益貴方朔之遺語。自愧求李君之不勤。慚衛叔卿於楷庭矣。明年帝崩于五柞宮。已亡月支國人。鳥山震檀却死等香也。向使厚待使者。帝崩之時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。耶。自合命殞矣。

列仙傳

劉向

自沈於蓼水。已而自匿。後四百餘歲。至武丁時。復見。武丁欲以為相。不從。武丁以輿迎而從。逼不以禮。遂投浮梁山。後遊尚父山。

務光自仁

復食養真

冥遊方外

獨步常均

武丁雖高

讓位不臣

負石自沈

虛無其身

介子推

介子推者。姓王名光。晉人也。隱而無名。悅趙成子。與遊。且有黃雀在門上。晉公子重耳異之。與出。居外十餘年。勞苦不辭。及還。介子伯子常。晨來呼推曰。可去矣。推辭。母入山中。從伯子常遊。後文公遣數千人。以玉帛禮之。不出。後三十年。見東海邊。為王俗賣扇。後數十年。莫知所在。

王光沈默

享年遐久

出翼霸君

處契玄友

推祿讓勤

何求何取

遜影介山

浪跡海右

江妃二女

江妃二女者。不知何所人也。出遊於江漢之涓。逢鄭交

務光者。夏時人也。耳長七寸。好琴。服蒲萆根。殷湯將伐桀。因光而謀。光曰。非吾事也。湯曰。孰可。曰。吾不知也。湯曰。伊尹何如。曰。強方忍。吾不知其他。湯既克桀。以天下尚於光。曰。智者謀之。武者處之。仁者居之。古之道也。吾子胡不遂之。請相吾子。光辭曰。廢上非義也。殺人非仁也。人犯其難。我享其利。非廉也。吾聞非義不受其祿。無道之世。不踐其位。況於尊我。我不忍久見也。遂負石

甫見而悅之。不知其神人也。謂其僕曰。我欲下請其佩。僕曰。此間之人。皆習於辭。不得恐懼。悔焉。交甫不聽。遂下。與之言曰。二女勞矣。二女曰。勞者有勞。妾何勞之有。交甫曰。橘是柚也。我盛之以筥。令附漢水。將流而下。我遵其傍。采其芝而茹之。以知吾為不遜也。願請子之佩。二女曰。橘是柚也。我盛之以筥。令附漢水。將流而下。我遵其傍。采其芝而茹之。遂手解佩與交甫。交甫悅。受而懷之中。當心趨去數十步。視佩空。懷無佩。顧二女忽然不見。詩曰。漢有遊女。不可求思。此之謂也。

靈妃豔逸

時見江涓

麗服微步

流盼生姿

交甫遇之

憑情言私

鳴佩虛擲

絕影焉追

酒客

酒客者。梁市上酒家人也。作酒常美而售。日得萬錢。有過而逐之。主人酒常醉。窮貧。梁市中賈人。多以女妻而迎之。或去或來。後百餘歲。來為梁丞。使民益種芋菜。曰。三年當大饑。卒如其言。梁民不死。五年解印綬去。莫知其終焉。